



丁玲

文学创作的准备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丁 玲

文学创作的准备

汪名凡 选编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文学创作的准备

丁 玲

责任编辑 肖汉初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

•

198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108,000 印张: 6.375 印数: 1—24,000

统一书号: 10109·1662 定价: 0.58元

出版说明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创作队伍。当前，很多青年文艺爱好者，热切地希望学习文艺创作。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需要有人给以帮助和指点。为了满足青年们的学习要求，帮助他们提高写作水平，我们特编辑出版一套《作家谈创作》小丛书。

这套丛书主要选编我国著名作家谈创作的文章。每位作家编选一册。内容着重介绍文艺创作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创作中的经验体会。文章形式不拘，有漫谈、随笔、书信等，适合青年文艺爱好者和初学写作者学习参考。

为了出版好这套丛书，我们期待着作家们的大力支持和广大读者的热情帮助。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七月

目 录

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	1
到群众中去落户·····	5
“五四”杂谈·····	21
给陈登科的信·····	31
文艺学习没有捷径可走·····	37
复一个青年读者·····	42
一点经验·····	49
致一位青年业余作者的信·····	55
创作与生活·····	58
谈文学修养·····	70
谈新事物(节选)·····	83
谈与创作有关诸问题(节选)·····	100
生活、思想与人物·····	118
答来访者问·····	145
文学创作的准备·····	159
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分”·····	189

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

这次的征文，可以算是很满意的，虽说还有一些先生，很吝惜很客气的不肯写一点意见给我们，然而也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好意见了，我为北斗杂志应该向前面的诸先生致谢，同时也为好多读者向他们致谢。

前面的好些文章，都是说得很正确而应该接收的。大概的结论，我想读者都很容易把它做好。就是近来创作不振的原因，有两点：一，因为有一部分作家为了本身阶级（小资产）暂时苟安，不惜替统治者说话，只描写一切美妙的谐趣的东西或者是杀人喝血的东西，行使其对大众麻醉的作用。所以就有所谓艺术至上，所谓唯美主义，所谓民族主义，他们虽然借了金钱的势力，借

* 本篇原载《北斗》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了枪杆的势力，大吹大捧，然而因为他们主人的自身，就走在崩溃的末路，所以他们便只呈现着一点死前的挣扎。又有一部分，大半属于享名很久的作家，已经感到自己写的那些东西，不为大众所需要，而力量又写不出更好的，于是说文学在这时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而躲懒，而沉默下去了。第二点，便是那很大的一批青年，已经没有阶级的觉悟，为大众的革命在文化上作斗争的，虽说比较有了正确认识，可是不够得很，理论的理解缺乏，实际的生活更缺乏，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不正确，空虚，残余的旧意识的气氛，随处显露着。努力的虽不乏人，而结果之不能使人满意，实是因为这个道理。不过，这是有出路的，因为他们是黎明之前的摸索和努力。我们期待着他们的萌芽和新生。那末他们的出路呢，主要的是改变生活，所有的理论，只有从实际的斗争工作上，才能理解得最深刻而最正确。所有的旧感情，和旧意识，才能在新的，属于大众的集团里得到解脱，而产生新的来。所以要产生新的作品，除了等待将来的大众而外，就最好请这些人决心放弃了眼前的，苟安的，委琐的优越环境，而穿起粗布衣，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的队伍里去，为他们，同时就是为自己，大的自己的利益而作艰苦的斗争。这样子再来写东西，我想大致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了。再其次，是说

到现在在从事写作，而又不能立即就将生活改变的一群，虽然这不是很前进的，却也是应该加以培养的一群。当然，他们最主要的，还是离不开理论和生活，因为这是文学的原素。同时还必须非常刻苦的和自己的意识做斗争，才能走到新的创作的路上。这个，在前边的许多文章上，都写得很多。我不必在这里重复了。

另外，我想借这个机会也来贡献我自己一点怎样来动身写的意见，虽说是想具体一点，可是很零碎，也有不透彻的地方，不过给大家作一个参考而已。

——不要太欢喜写一个动摇中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又追求又幻灭的无用的人，我们可以跨过前去，而不必关心他们，因为这是值得在他们身上卖力的。

——不要凭空想写一个英雄似的工人，或农民，因为不合社会的事实。

——用大众作主人。

——不要把自己脱离大众，不要把自己当一个作家。记着自己就是大众中的一个，是在替大众说话，替自己说话。

——不要发议论，把你的思想，你要说的话，从行动上具体的表现出来。

——不要用已经用烂了的一些形容词，不要摹仿上

海流行的新小说。

——不要好名，虚荣是有损前进的。

——不要自满，应该接受正确的批评。

——写景致要把它活动起来，同全篇的情绪一致。

——对话要合身份。

时间仓促得很，遗漏的太多，以后或者我可以详细的写出一篇小文来。

到群众中去落户

——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文学创作是一种很复杂的劳动，能写出好作品，一定要具备很多条件，从好多方面去努力。我不能在这里把各种问题都谈得很仔细，我只想讲一个问题，也是我认为在目前的创作情况中还是最主要的问题。

关于“生活”，我们平常谈的很多。但我感到现在似乎有些人在过分强调对生活的分析和研究，并且把分析、研究和生活机械地分开。这种看法影响了一些青年作者。最近我听到好几个同志同我说，说他的问题主要是对生活认识和分析的能力问题，并非生活不够的问题。他们还说：别人到生活中只去了三五个月，就写出了一部好作品，我去了一两年，还是得不到东西，我看主要还是自己认识生活和分析生活的能力太低。

老实说，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对生活当然必须有分

析和研究，可是以为我们生活已经够了，而问题只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思想的问题，我觉得不是这样。我甚至以为这种看法现在在传染着很多人。这样的结果，就会使得许多人对于深入生活这一最主要的原则发生动摇。

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最近讨论得很热烈的《三千里江山》作例子来说明。《三千里江山》一发表，很受到读者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它写了我们所最关心的人们的生活。杨朔同志有意识地要向人民歌颂这些抗美援朝中的奋不顾身的具有英雄品质的人们，这些人们的行为对读者起着鼓舞的作用，因此它受到欢迎是应该的。杨朔同志在朝鲜一年多看到、听到动人的故事是太多了，这些人感动了他，他要求表现他们。杨朔对于书中的生活，还是有些了解的。这是它成功的原因。但为什么又为许多读者（开始较少，慢慢地多了起来）感到不满呢？那是因为看完了回头一去想，就觉得还是不够味，总觉得只是些生活表面现象，而这些又是与人物思想、事件发展关系不多的一些无足轻重的琐碎事件。于是我们会一连串地发出很多问题，正如文协创作座谈会上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一样。于是许多人就说《三千里江山》从题材上来看是好的，但它的主要缺点是结构问题。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杨朔同志还是有写作经验

的，从他过去的作品来看，杨朔同志对事件的发展过程，一般地说，还是有组织才能的。我以为《三千里江山》的缺点，还是由于生活不够。生活少，一定就理解不够，能就手的材料、能运用自如的材料就少，写起来就只好跟着自己的想法走，写起来就不敢去触到较深的问题。当然这里也还包括生活态度的问题，如果生活方式是正确的话，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也可以接触到较深的问题，如果只是看生活，听生活，记录生活，他所理解的东西，总是表面的。所谓结构，总得有东西才能结构，《三千里江山》里面所表现的生活，并不是臃肿，而是使人感到很多是表面的东西。

我并不打算批评《三千里江山》，只是因为要说明我不同意很多同志的对《三千里江山》的看法，和我认为今天创作的问题主要还是生活这一点联系起来，顺便作为一个例子来谈的。

为了再说明我的看法，另外有几个人同我说到的一些话，很好的意见，我觉得也不妨公开了出来。他们同我说：托尔斯泰、契诃夫、曹雪芹之所以写得那样好的原因，固然由于他们有伟大的天才，有学问，有修养，但他们有一个方便，他们是写他们生活周围的人，他们所写的人，都是有模特儿的，他们的模特儿不是堂兄，就是堂弟，不是表姐，就是姨妹，自幼就和他们生活在

一起，他把这些人都摸透了，自然写来顺手，写得那样亲切。我们现在写的是什么人呢？写的是工农兵，写的是英雄，这些人在生活中是离我们很远的人。我们要“下去”才能看到，才能听到，临时要写了，临时才去找典型，我们同他们一起时也可以把面孔搞熟，却不太熟。而我们身边的人，大部分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机关干部，也许这些人是可以写的，不过，我们现在还不想写他们，也觉得没有写头，也不怎么爱他们。我们是没有亲戚的，一般同志关系的同志、朋友也少，老亲戚、老朋友也是旧人物，也不是我们书中的主人公。我们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却要写作，要写新人物，要创造英雄典型，的确是很难的。

这些话我很懂得。这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作家，不敢说大多数，就说少数吧，是这样的一种情形：世界虽然广阔，可是我们活动的范围却非常狭窄；生活虽然是蓬蓬勃勃，丰富而绚烂，可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却非常贫乏。我们既然生活不多，就主观地在屋子里谈天说地，纸上谈兵，以弥补我们的空虚。譬如这样的人吧，我想是有的，谈典型的时候，脑子里是连一个人物也没有的，至少人物不多，影子很模糊；我们谈主要矛盾，谈事物本质，而我们是连很少的群众斗争生活都不知道的。这好有一比，就象瞎子摸象，这个说象是一个柱

子，那个说象是一堵墙，都自以为摸着了，摸对了，看准了，大家洋洋得意，可是旁边的人是明白的。这好比一个大闺女，她连对象也还没有找到，却自以为很会生孩子，老说着怀孩子是什么味道，应该怎样生，怎样养，而且就凭空要生孩子了。在很狭隘的环境里，过着单薄的、没有光彩的生活，而要创造人物，创造典型，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以为这不只是我这几个朋友所感到痛苦，而是很多的作家（很少的也行，把我自己包括在内）今天的实际情况。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只谈这一个问题。

对于我们来说，生活是最重要的。这句话我们听的很多了，但为什么问题却还是严重地存在着呢？这是一个思想问题。一下也不见得就能弄清楚，也许有人也并不想弄清楚。不过我们总得慢慢说通它。在这里我不妨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是徐光耀的《平原烈火》。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当徐光耀写《平原烈火》时，他的文学的水平是不如现在的，但他在冀中平原上跟着打游击十多年，那些生活惊心动魄，那些人生龙活虎，都时时激动他，在他的脑子里挤来挤去，都要他写，他就凭着他的感受去写了。他只觉得要写的太多，他对人物和事件是不犯愁的，他努力的只是一点，如何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割爱一些，多剪去一些，使其精练。徐光耀能

写出《平原烈火》，主要他是从生活中来的（这里当然不否认他的文学的才能）。但徐光耀这几年来文学修养、理论水平都提高了，他也到朝鲜去了一年，也写了几个短篇，却都不及《平原烈火》，原因就是他对新的生活还不如他对抗战那段生活熟悉。所以我叫他不要着急写，他应该再回到生活中去，这几年的学习会帮助他在生活中有所收获，但仅仅只有学习，不下去，是不能创作的。

这也许还是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我再从几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概念来谈谈。

第一，我们可以谈谈常常说到的“体验生活”。“体验生活”这个名词不知道是什么人创造出来的，开始创造这个名词的时候，它的含义也许同现在所讲的不同吧。但它现在不但已成为一个很时髦的名词，而且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了。我们常常遇见一些人，问他到哪里去，他随即就会答道：到工厂体验生活去，到部队体验生活去。或者问他从哪里来，他也回答体验了生活回来。我们的确经常碰到一些体验去、体验来、体验了一次又一次的人。但是，当我们问他到底体验了一些什么回来的时候，他就答不出所以然来了。他会罗列地叙述一些生产中、工作中的琐碎事迹，或者就感叹地笼统地称赞一阵子劳动人民的伟大。这些也只是平日在报纸上就可以常

见的。这些还没有去生活就抱住“体验”观念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站在生活边缘上看着，在生活的表面上晃荡着，听着一些极为概括了的、简单化了的、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报告、发言和谈话，他就更为简单地记录了下来，这些小本本就是所谓材料，就是满载而归的财富。自然，这种“体验生活”比坐在北京的房子要好，要好得多，可是，作为一个作家，这种方式要不得。什么是体验呢？我的理解是：一个人生活过来了，他参加了群众的生活，忘我地和他们一块前进，和他们一块与旧的势力、和阻拦着新势力的发展的一切旧制度、旧思想、旧人作了斗争。他不是一个旁观者。他在生活中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不是一个说轻松话的人，不是要把群众生活用来装饰自己的人，不是一个吹嘘的人。他踏踏实实地工作着，战斗着，思想着。他在生活中碰过钉子，为难过，痛苦过，他也要和自己战斗，他流过泪，他也欢笑，也感到幸福。他深刻地经历了各种感情，他为了继续战斗，就非得随时总结，而且继续在自己的思想有了提高的情况下再生活，当他这一段生活告一个段落的时候，而他又是一个文学工作者的时候，他就必须来反刍一下，消化一下这生活。在消化这一段生活时，他就感到涌起了更新鲜的感觉，更深刻的认识，他就感到的确体验出一点什么东西来了。所以说，

体验生活应该是先去生活，参加战斗，然后才有可以体验的，才谈得上体验；不是用体验两个字去生活的，也不是跑跑逛逛，走马看花可以体验到什么的。

第二，“下去生活”也是一句常用的话。为什么要下去呢？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在上边，是脱离群众的，而我们又要写下边的这些人，因此要下去。于是，写作之前就先下去生活几个月。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是要牢牢地、长期地坐在上边，而真正到群众生活里去，只是短期的、暂时的，有所需才去取的。而且有时是去工厂，有时是去农村，好象样样都知道一点。过着这样的生活方式，而又不想有所改变，那么研究研究他基本的想法，还是人应该长期地、安逸地在没有生活的地方藏着，象鸽子一样和平地过着，而只在需要写作时，才去赚点生活本钱，把一些只能看到的表面的生活，拿来作为资本，作为创作原料。我想曹雪芹、施耐庵、托尔斯泰、高尔基都不是这样的。他们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生命力都贡献在生活里，他们是写他生活里、毕生的生活中所最感到有意义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都被借用来表现自己几十年的感情和生活的总结。他们是从生活中证明了，也发现了一些真理，要为这些真理去宣传，为了宣传得好，才采取了文学形式；不是为成作家才写作，也不是要写作才去找主